

家庭相册



# 为农民的父亲

□金峻文/图

父亲是个农民，一生中没有任何辉煌的业绩，他用四五亩土地，播种希望，收获果实，养活了我们的五兄妹，苦苦支撑着我们的家。作为他的儿子，我的身体流淌着他的血液，也传承着他的质朴、坚韧和山一样厚重的爱。

小时候，父亲是个“暴君”。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总是丢三落四。有一回，我丢掉了新买的钢笔，父亲闷闷不乐，爷爷抖出绢，小心翼翼地拿出几角钱给我买新钢笔，没想到当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又被我丢掉了。

父亲不由分说，抄起树枝把我一顿痛打。打过之后，父亲再次翻看我的书包，不言语了。母亲含着心疼的泪，一针一线地缝起我书包上的小洞。

而我却总是毛手毛脚的，家里的罩子灯（像葫芦一样造型的玻璃灯罩）也不知道被我打坏了多少，只记得每一次打坏了，吓得我到处躲，最后还是被拎出来一顿痛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幕幕挨打的情形。

现在想来，父亲的确野蛮了点，他恪守棒打出孝子的古谚。那时家里穷，父亲很不容易，我们兄妹五人吃饭穿衣够他烦恼的了。尽管那时的一支钢笔只有5角钱，一个玻璃罩只有7角钱，但我还知道父母亲辛苦一年的工分到头来也赚不来几块钱。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父亲因此一直自责“是不是脑子被我打坏了”，记得初三那年我没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父亲送我到邻县复读。在车站的时候，父亲说送我，我拒绝了，“别送了，我晓得怎么走，你去了浪费钱”。父亲在我的坚持下不送了，但嘴里千叮咛万嘱咐，当时的我觉得烦死了，根本没听见一句话。

当车子缓缓驶出车站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见父亲的脸，

我不知道他在喊什么，那是一张极不放心的脸，车子渐渐远行了，我还看见父亲在马路边久久地凝视着我乘坐的车子，不知怎的，鼻子一酸，泪花的眼里打转……

后来当读到朱自清关于父亲背影的描述，读到梁晓声的父亲，我的双眼也会湿润，我总算明白，父子之间的复杂与疙瘩，归根结底是一种爱，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前年，母亲病倒了，父亲担当起照顾母亲和家庭的全部重担。记忆中父亲对母亲很不好，母亲逆来顺受，习惯了父亲的“飞扬跋扈”，母亲这一病倒，父亲像换了一个人。担起了地里的一切农活，学会做饭、洗衣服，为妈妈不辞劳苦地熬药，还捧着中药书籍，钻研方子……

母亲在病痛中捱了两年多，也算是个奇迹。我感受到父亲对母亲的爱，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体现出来，父亲是爱着母亲的。

当我做父亲的时候，才深深理解了父亲。

“要知父母恩，怀里抱儿孙”。如今我也做了父亲，养儿的辛苦，望子成龙的期盼，我深深体会出作为一个父亲的那份良苦与用心。尽管父亲打过我，骂过我，甚至我一度恨过他；尽管父亲偶尔也会表现出普通农民的狭隘与自私，可那毕竟是我的父亲。

我能想象得出，像父亲一样的千百万农民，他们生存的窘境和坚韧的精神，他们在煎熬着、挣扎着。为了家人，默默耕耘、辛勤劳作，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快乐。

只要想想我现在是多么地爱我的儿子，我就能明白当初父亲对我的感情，其实那是一个农民父亲特有的表达爱的方式，尽管它有时候有点粗暴，有点简单，甚至伴随着一点“伤害”，但爱却是深埋于心的。

## 记得

□彭龙



记得邻居家买了村里的第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每晚八点钟我们这些小朋友就会聚集到他家，坐在门槛上跟着唱：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现在自己家里客厅里摆着的是55寸的4K智能电视，可以看数不清的节目。

记得小时候用手提着洋铁皮做的煤油灯对着灶台把灯芯敲出来的往事，后来升级到可以用旋转螺丝来调节亮度的玻璃灯。现在电已经通进了千家万户，光已经到了村子里的每一家每一户每个房间，灯也不再是那种飘着火光的东西了。

记得双抢的时候打谷机是用脚踏的，两个大人在打谷机一上一下地跳动，我们小孩就把割好的谷穗抱给他们，回家了稻谷还要去毛、晒干、车毛，小学课本里有句话“周总理是个好把式”说的就是晒稻谷。现在，我是空有一身好手艺无用武之地了，取而代之的是抛秧、收割机、一年三季。

记得每年把粮食整理好后，一部分用麻布袋装好，用木制的独轮车推到好几里外的粮站上缴，叫做“缴国家粮”，一部分放在房子里的隔板上，留作余

粮。现在已经不用缴国家粮了，前几天看到爸爸在看一个文件，说是每亩地补贴农民92.5块钱，而且余粮多得怎么吃都吃不完。

记得一连三间的小平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人，妈妈的客户特别多，她是裁缝，有一种布叫“的确良”，妈妈给爷爷奶奶各做了一件，爷爷奶奶的开心以及我和妹妹的羡慕现在还历历在目。如今，三间房的房变成了小洋楼，妈妈的缝纫机早已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记得爸爸骑自行车到县城买东西，天黑了还不见回来，我和妈妈打着手电筒去找，走了很远的路才碰到爸爸，原来自行车链条断了。现在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找人只要打个电话就行了，我们外出工作，随时都可以和在村子里的爸爸妈妈视频。

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句“电灯、电话、电风扇，有了电，多方便”，那时候夏天最大的渴望就是有一部电风扇了，晚上乘凉的时候，奶奶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抗日的故事。如今，电冰箱、空调、电脑都深入普通家庭了。

记得出村的路窄又窄，弯弯曲曲走个把小时才能到107国道，村里往外送茶叶还要发动邻居一

起挑。现在好了，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进茶叶的老板可以开货车上门收，车子上了国道再走几公里就进高速路了，那叫一个方便啊。

记得农村里的一句老话“孩子望过年，大人望种田”，过年好啊，家家户户杀猪有肉吃，鞭炮声声还舞龙。现在吃肉吃到腻了，过年也就不杀猪了，但鞭炮变成了礼炮，舞龙更加火爆，一年四季生活都有滋有味，过年的渴望也就变成了朋友聚会的渴望了。

记得村里上一辈的人和我们说：“我是看不到新生活了，只有你们能过上好日子啊”，现在头发还没发白的他们小日子别提有多滋润了，见了我们就说：“真没想到还能过上几天这样的好日子”，是呀！谁又能知道像我这样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里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能够融入城市开创一番事业呢？

## 每日连载

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

# 人民利益

——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

□关明

北梁市为了治理雾霾想尽了招数，除了按照国家部署，开展了削减焦化产能等一系列手段外，北梁市环卫局和科技局还联合开发出一台“治霾车”，看上去就像一只大号空气加湿器。这车载着一只又高又粗的喷雾筒子在市区里面跑来跑去，一路喷云吐雾，据说还被美国的侦察卫星照到，以为中国人在这座北方城市部署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武器。北梁市一家民营科技公司还声称开发出了静电除霾装置，从公布的草稿来看，外形好像一门电磁大炮。幸好由于种种原因，这货最终没有造出来，否则的话又该让美国人紧张一阵子。

费了这么大力气，效果却不明显，从秋天到冬天，雾霾仍然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省委书记风过庭很生气，市委书记董明海很紧张。他接到通知，根据全国总工会“送温暖”的活动安排，风过庭书记下星期一要来北梁市慰问困难职工。拿着那份明传电报，董明海的心情就像雾霾一样灰暗。风书记可是说过的，你们治不了雾霾，我治得了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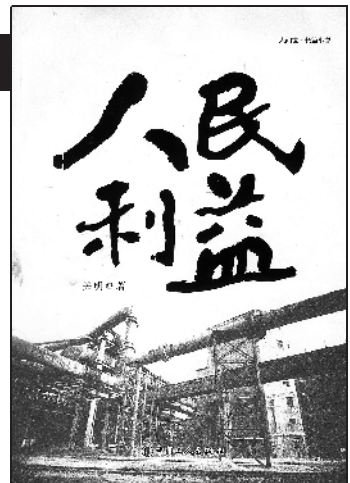
头天下午，呼维民领着工会干部，按照市委拟定的接待方案为第二天的行程踩点。

齐北梁告诉呼维民，“春送岗位、夏送清凉、金秋助学、冬送温暖”这“四季歌”里，又以“送温暖”工程时间最长、名气最大。呼维民说我知道，前天刚看过一份送温暖行动二十年的总结材料，这二十年里，全国各级工会组织筹集送温暖资金四百多亿元，走访困难企业一百六十三万个（次），慰问困难职工家庭九千七百万户（次）。

齐北梁听了，暗叹呼维民虽然到工会时间不长，上道还挺快。他提醒呼维民道：“你讲的全是大道理，我们在工作中，要注意的是小细节，如果细节上出了毛病，不管讲多少大道理都不顶用。”

呼维民说：“什么学问？说来听听。”

齐北梁说：“头一条就是选人。领导们下来都会去一两户困难职工家庭慰问，去谁家不去谁家，中间的学问就很大。不因困难固然而行——显不出领导慰问的意义；但是太困难了也不行——家徒四壁，电视照出来不好看。困难职工的选择也有学问，太老实了不行——看到领导就紧张，说不出几句感谢的话；但是太灵光了更不行——见到领导之后，



借此提一些个人要求，会让领导为难。如果遇上个脾气不好的，在领导面前发一通牢骚，后果就更严重了。”

呼维民表情严肃地说：“还有这么多讲究啊，我以前真没有想到过。”

齐北梁说：“第二条就是选地方。领导来的时候，每次都是一个长长的车队。这样一来，地方就有讲究了：道路不能太远——领导时间有限；分布不能太散——领导跑不过来；另外还有，道路不能太窄——车队掉不过头，领导上去一会就下来了，如果车辆不能及时开动，会耽误时间。万一再遇到个把上访的拦车闹事，麻烦就更大了。所以，每次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该布控的地方布控，附近平时爱闹事的重点人，都要找人盯着。”

他们用了下午的时间，把省委领导前来视察看的路线从头到尾考察了一遍，还好——路不算远，地点也较集中，道路比较畅通。直到确认所有的细节都没有遗漏，这才放心离去。（连载8）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